

· 夫船 · 子販小 · 兵士 · 民農 · 人工
· 譯編 · 對校 · 生習練 · 徒學 · 員店
的 · 姐小 · 女婢 · 尙和 · 工校 · 爺師

生 活 紀 錄

編 社 活 生 書 讀

書 叢 活 生 書 讀

錄 紀 活 生

行 印 社 版 出 活 生 書 讀 海 上

年 六 三 九 一

書叢活生書讀

錄紀活生

每冊實價三角

編者

讀書生活社

發行者

李公樸

出版者

上海靜安寺路
讀書生活出版社

經售者

全國各大書店

斜橋弄七一號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版

目次

工人生活：

好容易才得到「修壞布」的工作……………喬英（一）

我怎樣嘗到了女工的生活……………琴仙（七）

「下回用木棍打！」……………高杏芳（一三）

收銅牌的一天……………莊小景（一五）

農民生活：

一個傭工的生活……………焦大秋（二一）

逃出農村，都市又不留我……………坤元（二六）

兵士生活：

入伍的第一天

王 謝 (三三)

小販生活：

靜坐攤頭

汪任談 (四七)

我是這樣的認識了字

沈 力 (五四)

一個「地保腿」的自述

王 愚 (六〇)

一個小販的生活

王 平 (六六)

船夫生活：

船家

阿 芙 (七三)

店員・學徒・練習生・的生活：

一位女電話接綫生的自述

錢 華 (七九)

✓從搓五刀火紙捻子到滾蛋

李兆宜 (八七)

✓押典內

金曼輝 (九二)

三家店的學徒

曼輝(一〇一)

替藥材店忙過三年的結果

羽翎(一〇八)

電燈公司的練習生

慶(一一七)

編譯・校對・教員・學生・的生活：

見不到太陽的校對生活

吳夢殊(一二五)

編譯員生活的另一姿態

文宣(一三〇)

弄堂小學老板

田家(一三九)

大學裏的生活素描

華華(一四四)

調查員・師爺・和尚・校工・的生活

在廁所裏遇到許多名作家

侔天(一五一)

還了俗的和尚

金勳(一五七)

煙苗調查員所見到的社會黑暗面

曦雲(一六九)

文不像文武不像武

海鷗(一七六)

婢女生活：

✓ 賤骨頭

小姐生活：

我的讀書生活

李希芝(一八一)

白 丁(一八五)

好容易才得到『修壞布』的工作

喬 英

今天早上七點鐘，拿着門票跟阿祥哥到廠裏去。

不知爲什麼，工廠的正門是緊緊的關着。阿祥哥領着我從側門跑進去，叫我站在門房的窗下，他就進去了。只剩下我孤單單的一個人，眼睛在巡視着那生疏的環境——平坦的路，巍峨的廠房，和夾着路旁的花草。心頭在想起以後的事：有了工做，可以不愁餓肚子了！幾個月來積壓在心裏的苦痛，暫時都消失了。

正在說不出的快活的當兒，却來了一個女人，一邊拉着我往裏跑，一邊在哇啦哇啦的罵着：「你是來做生活的，一點規矩也不懂，這裏是你站的麼？」我沒有主意，眼巴巴的望着她，不曉得究竟應該回答她什麼話，只跟着她跑。她把我拖到大門右邊的走廊上，出死勁的推了我一下，接着一道指令：「站在那裏！」

走廊上原來早已來了三四十個人，却找不出一個相識的，都是和我一樣的要來做廠的，都是些十多歲的小姑娘。混在這些新的人羣中，起初心裏有點忐忑；但想了想，大家都是來做廠的小姊妹，同是被生活之鞭鞭撻着的人們，所以很快的就跟她們談起來了。不認識的只要拍拍肩膀，馬上就打起招呼來。

「儂啥地方人？門票是啥人拿把儂格？」

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，她告訴我：她已經做過兩年廠了。一個是在中國廠做，前個月廠裏關了門，所以才到這裏來。家裏有一個母親是靠她吃飯的。淘紗，織布她都會。聽了她的話，不禁對她起了無限的敬仰。

大家問着，談着，一點也不感到寂寞。討厭的是那兩個死阿三，老是要來跟我們搗鬼，任意地打人家的腦袋，說了許多下流的話。我們像是被捉獲來的獼猴，這些東西，就是來玩弄獼猴的人。

接着又來了好些人，一共是六十多個女的，九個男的。有的像是大病剛好的

，枯瘦到好像根隔宿的油條，爛口唇的，紅眼睛的，穿得襤褸襤褸的，排在一道，豐滿的也有，不過是很少很少。「生活，」把我們集合到這兒來，我很快的就結識了三個好朋友，快活極了！

九點鐘光景來了三個東洋人，都留着貓鬍子似的八字鬍。每人手裏捏了一根學堂裏那些童什麼軍拿的棍。把我們叫到空場上去，將官一樣的權威，發出命令來：「生手站在左邊！」「熟手站在右邊！」有的年紀輕一點的小姊妹大約是沒聽清楚，遲疑不決的站在中間，她們都領受了東洋人的拳頭。兩排人遙遙相對的站着，熟手那邊的人佔多數。一個東洋人緊抓着棍站在中間，牧羊人似的看管着我們。其餘的兩個，一個到生手這邊來問話，一個去問熟手那邊。

從左而右的挨次問過去。首先是查看門票。看過門票，就開始問話：「你是那裏人呀？幾歲？做過廠沒有？」答遲一點的，東洋鬼子就毫不容情地對準了額頭一拳打過去。熟手那邊有六七人挨了打。生手這邊也有三四個，如果說是有陰

朝地府的話，我想，那裏審問的情形，也不見得比這裏還要冷酷吧？

問過了話，趕走了二十多個女的，八個男的，都是些瘦弱的小伙子。他們有的用袖口來揩眼睛，有的眼釘着我們捨不得跑。東洋人揮着棍喝着，罵着：「快給我滾出去！豬獃！」

她們回去怎樣呢？她們回去怎樣呢？心不在焉的接了東洋人一張紙頭。裏面印了好些字，什麼籍貫，年齡，履歷，住址，工會關係。能夠拿到這張紙頭已算是幸運的了。

不久來了四五個穿短衫袴的中國人，阿祥哥也在內。他們替我們量身材，磅體重。量了，磅了，都登記在發給我們自己的紙頭上。體格檢驗完了，就開始問話；仍舊是檢驗體格的人問。

「中國人問話，大概要好一些了吧？」我是這樣地想着，希望着。然而事實是這樣的：

「你有男人嗎？……沒有嗎？那該要一個了……」

「什麼地方人都不曉得嗎？豬糞！飯桶！」

難看的臉色，討厭的笑容，駭人的聲音……像審問犯人般的逐項的問我們。

真想掌他們兩記耳光。只有阿祥哥是比較的規矩。

花樣多到令人想不透，話問完了，接着又來了一套拍照的把戲，一個個的輪流的拍。十多雙眼睛釘着我們，有中國眼睛，有印度眼睛，有日本眼睛，生怕我們飛走似的緊釘着。

大家又靠攏的站着。有人在叫肚子餓，埋怨還不得回去。

等了又等，結果是把我們分開了，有的到一廠去，有的到二廠去。我和另外四個被帶到一個小寫字間裏，再遭了一次口供。最後的決定是把我們派到布房間去。

看看機器在轉動，看看人家忙手忙腳的在做工。這些做工的好親切，不停的

問長問短。半個多鐘頭之後，一個女書記才搖搖擺擺的走來和我們談話，她告訴我派定我以後一修壞布。「叫我馬上回家，明天再來上工。」

回到家來，已經十二點半了。

以後有工做，不愁沒飯吃了。我真快活，媽今天也非常得快活。但是那些被趕出去的小姊妹呢，她們怎麼辦呢？她們的媽媽又怎樣呢？

我怎樣嘗到了女工的生活

翠仙

生活的巨輪不停地轉着，飢餓寒冷可怕地逼迫着窮人。從小死了父親的我，在母親的悲懷中長大了。父親所遺的產業在我母親自己不能管理中毀滅了。這時我已十幾歲，那時我們的生活已經無所依靠。我母就此不得不忍苦耐勞的進工廠去做工。我因母親很愛我，身體又弱，她怕機輪會奪去她的女兒，所以不願叫我也進工廠。我是沒有兄弟姊妹的，這樣我們母女倆人就在這貧苦的生活裏度去。

但是在去年的上半年，爲着生活的逼迫，爲了種種的原因，我也開始跨進工廠去學工了。這樣我也嘗到了在工廠裏勞動的真味了！

站在這巨大的機械旁邊，整天的在他的暴吼中，腦子也要震空似的。這又是

在熱天的時候。尤其是在挨到做夜班的時候，朦朧的立在這可怕的巨獸邊，睡魔跟隨着我。可是你不能閉眼的啊！假使你要剎一剎眼睛，一不留心，那巨獸就會吞沒你的手或……甚至生命哩！在這夜深的朦朧中，牠的聲響（機械）也變成淒慘了。像對我表示同情似的。我抬起疲倦的眼皮向窗外望着，天是黑得怕人，想到此時，人家正在酣睡中啊！而我呢？看看兩邊的工友，大家都還是瞌睡似地站着。

待到天漸漸的在發白了，這使我覺得有些興奮，快活的是快要回家去睡了。天亮了，換上另一班工人。於是我就疲倦地回到家裏想到牀上去睡。噯！可是這時候母親已從牀上起來也預備上工去了。困乏的精神，把我的飢餓都忘了！搬着笨重的身子，就軟癱地橫倒板牀上。但是，母親的中飯是要我預備的呀！叫我怎能安心地舒適地熟睡一忽呢？然而等我在迷糊地將要睡去的時候，這狹小的亭子間裏，却像蒸籠似的蒸了起來：這時下面正在燒飯，太陽又從窗外射進來晒在

我的牀上。有時實在疲倦極了，就在這火爐上熱悶中睡去。

這樣的過了不久，我就學會了工。但是却没有工做了。（工廠實行減工，有的還做得到半天工，有的就此停止了工作。）這給了我一個猛烈的打擊，新進工廠就撞了壁。使我覺得多麼的痛苦同失望呀！不過我再想想；那般老工人們也都尙且挨着餓東跑西走在找工做，何況我是剛學會的新工人呢。

這樣的我也成爲失業羣中一份子了。然而後來終算找着事了，是一個朋友介紹我到一家外國人開的「洋行」裏去做事。不過我得聲明，我不是在這「洋行」裏做什麼寫字或做什麼「上等」的工作，這根本不是我這個從工廠裏擠出來的人所能做得的。這「洋行」是專賣「白種女人」穿的時裝。裏面和我做同樣事的有四人。在別人家看來，一定要說：「在這種「洋行」裏做事是很寫意的。」唔！寫意！然而這種寫意是坐汽車大肚子的人們所不願享受的啊！好，現在讓我來說像我們這樣的人所受到的寫意吧。

「洋行」兩字已夠漂亮了！可是十二塊一月的工錢，飯吃自己的，地方離家很遠，每天走了許多路還要乘電車，每月除去車費——中飯就在那裏面買點東西吃吃，假使你口渴了要吃茶就到自來水龍頭上去倒，這是他們（外國人）對於我們做這種工作的人所講究的吃冷水的「衛生」。他們自己電爐上有咖啡茶燉着：然而我們的中飯不能回家去吃，是因為路太遠了，費不起車錢，所以只好買點饅頭或什麼吃。口渴是喝冷水。這種吃法對於我們的身體上是怎樣的呢？

然而那樣的工作也夠你累了。從上午九點鐘起下午五點鐘止（有的時候爲了要趕裝運到外國去的貨色，那就得延長時間呢。）翻着許多五顏六色的什麼「美荷縐」，「和合縐」，「雙面縐」，「派力司」，「法雙縐」，「璧縐」，「喬奇紗」，「永豐縐」，「回文縐」，「華絨葛」，「縐緞」，「花奇喬」，「人字縐」呀！還有——終至我也叫不出名目來——做的衣裝（有着闊大的花邊的，都是西裝呀），看裁縫做得有污點沒有，損壞沒有。衣服上綉的各種花樣要把牠印